

地理叙事视域下的“中国故事”传播

王碧海

广西北部湾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钦州 535011）

【摘要】：中国的崛起和跨时代的进步必然要进入国际媒体和国际舆论场的竞争并发出自己的“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依然是国家传播和国际传播的重要目标。中国故事应该从更广泛的人群 / 更丰富的地方故事这些角度来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中国真实又鲜活的面貌。基于这个逻辑，本文从地方故事和地理叙事的角度出发，构建地方叙事、物叙事和媒体叙事的三元框架，以“地理叙事”“地图叙事”“物叙事”和“图像叙述”为基本叙事修辞，创造性地塑造“地理—物—媒介”三位一体的中国故事传播模式，更全面、更鲜活地展示中国故事。这样的地理叙事既能吸引关注、激发共情，又进一步促进理解和认同，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地理叙事；物叙事；地图；视觉

* 基金项目：2023年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省级A类（项目编号：2023JGA253）

Dissemination of“Chinese Stori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Narrative

Wang Bih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bu Gulf University, Qinzhou 535000, China

Abstract: China's rise and epoch-making progress inevitably require engaging in competition within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the global public opinion arena to make its own“Chinese voice” hear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remains a critical theme and objective of both China'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storie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nd multi-dimensionally present China's authentic and vivid image through broader segments of society and richer local narratives. Building on this logic,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ernary framework of local narrative, object narrative, and media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ocal stories and geographical narrative. Taking“geographical narrative,”“map narrative,”“object narrative,”and“image narration” as core rhetorical devices, it creatively shapes a trinity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Chinese stories that integrates “geography-object-media.”This approach aims to present Chinese storie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vividly. Such geographical narrative not only effectively attracts attention and evokes empathy but also further promotes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ication, thereby achieving better communication outcomes.

Keywords: Geographical Narrative; Object Narrative; Map; Visual

面对复杂的国际竞争和西方舆论场，中国要在国内媒体空间和国际舆论场发出中国的时代强音，展示中国人民拼搏奋斗、团结一心的精神，反映中国各地蓬勃发展的新风貌。“讲好中国故事”上升为中国国家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核心历史使命。当前，中国国际传播更应该深度思考如何更好地以鲜活并富有感染力的地方故事来全方位展示中国时代发展的主题。本文基于这个思路，从“地理—物—媒介”三位一体的路径来讨论如何传播“中国故事”。

1 从国家地理符号叙事到地方地理空间叙事转向

长城、黄河和长江常常作为象征中国的地理符号来讲述中国的辉煌历史和今天巨大的发展。固然，历史叙事和当下的叙事在这样有代表性的地理符号之中连接并构成宏大叙事。然而，这种叙事方式和修辞手法却隐藏了中心与边缘的逻辑划分。而

中国大地作位中华民族的生活空间不是中心—边缘的地理结构。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打破中心—边缘、城市—乡村的地理叙事模式和修辞，构建地理叙事中的地理空间平等性和丰富性，从更多丰富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生活去构建真正完整的中国地理叙事和宏大国家叙事。正如段义孚所言，“整体中的一部分，能反映出整体的意义，它就是具有代表意义的符号”。

中国故事应该从更丰富多元的地理空间中构建。中华各族人民在多样的地理空间中勤劳奋斗，每日都在万千地理空间书写新篇章，在每个角落演绎时代故事，描绘当地的辉煌画卷。从叙事修辞的角度看，叙事的焦点已从少数中心转变为多点聚焦，即从传统的中心结构进化为更为复杂的“块茎”结构。因此，中国故事就应该是万千的星光与瑰丽图景汇聚在一起而铸造的新时代宏大叙事。

由于地理空间“聚焦”的叙事方式发生了改变，中国故事的主体也随之改变。从国家叙事转向地方地理叙事以后，聚集

的焦点就落在中国普通人民身上，从普通人的地理视角和生活视角讲好中国故事。叙事修辞也从“叙事者”和“倾听者”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共同的我们”这样的“同一结构”。通过聚焦于具体而微观的地理环境，观看者得以窥见真实的个体生活世界，从个体地理空间和日常生活细节理解文化，悄然间跨越了文化的鸿沟。与此同时，个体的地理空间生活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和说服意义。“从逻辑上看，整体由部分构成，每个部分都有其特殊的结构、位置和作用”，以中国为例，最小的环境或者物体就已经代表了宏大的意义和象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单块汉砖就浓缩了中国人宇宙的基本秩序和含义”。最小的地理空间与地理环境其实代表了整体。而地理空间的烟火气和生命力又隐喻了平实又生机勃勃的生活。从地理到个体的生命实践再到社会认知的传播修辞方法，在观众心里引发了一系列的认同与说服的心理认知过程。地理空间不再是故事铺展的背景与容器，它已蜕变成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符号与内容载体，内蕴着丰富的隐喻，悄然施展说服的魅力。更进一步的策略是把个体生活融入具体地理空间。最后，真实的地理空间和真实的个体生活必然默默消弭偏见和文化对立，以“真实”和“鲜活”为依据和基础，促使观看者身临其境去理解和接受，悄然被说服。

2 地理叙事和物叙事的多重文化符号构建

“中国故事”应贴近最真实的生活和最直接的感受，激发观看者的生活经验再构和对生活的直接理解，给予他们“真实感”“生活感”和身体的直接融入，具备“鲜活”的特征和属性。传播和说服最核心的是以事实和具体的真实来激发情感、理解和认同。客观物的言说和叙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并有力。地理空间或者真实的地理背景和物体系首先作为“真实”和“事实”在叙说。一方面提供了真实又可触摸的生活场景接入理解和共情；一方面又以“物”作为历史和当下的叙述者来默默言说。中国的“地方故事”和“地方经验叙事”绕过意识形态冲突和文化对立，直接以客观事实或者整体的“物叙事”来以事实，以“鲜活的生活”说服观众。

地理叙事提供了诸多叙事的背景空间和可能性，又同时提供各种丰富内涵和隐喻。地理空间可以时间化。一方面在历史时间的维度展开地理空间的故事，讲述地理空间的历史变迁和人物故事，构成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地图，直接形成了地理的时间叙事。一方面构建流动和动态的地理叙事，从历史的地理到当下的地理变迁，叙说地理空间的联动和地理空间的轨迹，赋予地理空间生命力和鲜活的记忆。例如，广西钦州的坭兴陶从最初的新石器时代上洋角遗址到钦南区那丽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再到钦州城东平心村，再到钦江东岸的千年古窑遗址，再到清代的鱼寮横街，一直到今天的钦州千年古陶城。流动的地理赋予了坭兴陶历史的生命力，并赋予了坭兴陶当地情感价值和意义，默默叙述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传承。地理

空间因此被赋予了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当下的丰富情感，其流动与变迁更是生动讲述了中国人民不懈追求与创造美好生活的动人故事。“很显然，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是地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以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和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可以言说，它们不再是一个被叙述和被观看的对象，而进一步被人格化和感情化，是生动的叙说者，成为直接对话的“主体”。

地理叙事和物叙事的结合并非简单的“双轨”叙事。地理空间首先作为一种“物”的存在，与地理空间的“物”、地理空间的生活已经完美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地理符号和“物体系”符号的统一与融合。物在地理空间，地理空间与物融合，两个体系在叙事中消失了边界，并实现了符号的多重构建和互相借力。同时，物本身兼具“自语者”与“对话者”的双重角色。物又作为核心，构筑起一个既复杂又开放的叙事世界，将众多的人物、事件、情感、记忆及仪式吸纳其中。物本身从诞生叙事，到生活叙事，再到贸易叙事，再到文化交流叙事，融入日常叙事和神圣叙事，囊括了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与神圣仪式，从而构筑了一个庞大、立体且生动鲜活的叙事体系。地理中的物叙事与物叙事中的地理空间叙事共同铺设了一条贯穿历史的时间轴，构建了多维度的物与地理生命链，为“中国故事”赋予了深远而丰富的意义。

3 地理叙事中的传播技巧

世界的文化潮流全面转型到米歇尔提出的“图像转向”。因此，“讲好中国故事”要与新媒体高度融合并创造“视觉叙事”，丰富运用视觉技术来接入抖音、Facebook等新媒体平台来讲好中国故事。在实际国际传播和国内传播中，坚持以“视觉化的新媒介”为技术前提，以“景观叙事”“地图叙事”和“物叙事”为修辞语法，再以“地理—物—媒介”的三位一体结构为整合框架，使中国故事从“可被看见”走向“可共情、可感受、可体验、可被全球共享”。

具有中国色彩的地理景观既是视觉传播的空间背景又同时是叙事主体。地理空间不应仅被视为叙事背景，而应转化为符号与隐喻的载体。同时，地理景观也应承担起叙述者的角色。在地理叙事下的“中国故事”至少同时有三个叙述者——地理景观、物和真实的主人公。而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的视觉叙事实现了围绕三者的互动和主动的视觉言说。地理视觉符号不仅仅是美的视觉或者地方符号，更主动作为社会叙事和地方叙事的叙述者，默默讲述中国故事。这些地理空间视觉把观看者身体整体带入并产生意义互动，从一次“具身旅行”转变为地理与观看者之间最直接的互相“凝视”与“对话”。在视觉镜头中，“物”不应该在被叙事中构成意义，应该生动地言说和对话。通过各种镜头技术和裁剪，物在镜头和图像中彻底形成“叙述者”，在镜头和图像里连续叙说和表达，在时间中讲述，物

在光影中叙说，在地理空间的移位和变迁中构建意义。通过特殊的视觉修辞，物在镜头里面从沉默的“被观察者”变成积极的叙述者。地理地图的视觉化和鲜活化是一个重要的传播技巧。这就需要地图视觉叙事。通过 GIS 和数字孪生技术的融合，地理景观被清晰地厘定，并通过三维建模和动态数据展示，赋予特殊的颜色叙事和动态视觉表达。地图叙事的视觉化就把抽象的历史和时间，变成了可以直接感知和理解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文化。这些地图进一步把历史、物的故事、风景、文化记忆通过数字化技术和视觉技术来完善，构成多图层地图和地理知识，并且可以通过地图的链接和互动来更完整叙述。这就形成了地理的视觉路径和当地故事的地理路径，在地图上展示地理的故事和历史脉络。正如 Denis Wood 在《地图的力量》中指出：“地图镶嵌在它们所协助构建的历史里。”

正是通过这样的地理叙事和视觉叙事的结合，一种全新的“地理—物—媒介”三位一体的中国故事传播模式已经得到系统构建。在这种新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地理、物和媒介都是叙述者，并且产生了彼此的借力和互动，其中还加入了大量的时间、空间、事、情感、国家意义和民族记忆等，引发了丰富的意义和内涵，甚至产生了意义冗余，给不同观众更多的视角和空间来理解这些地方故事（本质是中国故事），让意义在多重叙述和多符号叙述中更好地表达。“地理—物—媒介”三位一体的中国故事传播模式既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鲜活的叙述形态，又隐含了真实的力量和事实的说服力，而且通过视觉中三位一体共同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与传播增加了力量和鲜活度，默默在与观看者对话和互动中创造说服和认同。

参考文献

- [1] 段义孚.(2018). 恋地情结 [M]. 志丞、刘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 德勒兹, 加塔利.(2010).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 2): 千高原 [M]. 姜宇辉译, 上海: 上海书店.
- [3] 段义孚.(2017). 地方与空间 [M]. 王志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4] 克朗, M.(2003). 文化地理学 [M]. 杨淑华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5] W. J. T. 米歇尔.(2006). 图像理论 [M]. 陈永国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伍德, D. (2000). 地图的力量 [M]. 王志弘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